

遥 远 的 天 堂



遥 远 的 天 堂

裘山山◎著

◎继长篇小说《我在天堂等你》之后
裘山山又一部力作

一个女作家十次西藏之旅的灵魂洗礼
一部值得反复阅读和珍藏的图文本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遥远的天堂

袁山山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遥远的天堂／裘山山著．—北京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，2006

ISBN 7-5033-1928-3

I. 遥… II. 裘… III. 随笔—长篇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21403 号

书 名：遥远的天堂

作 者：裘山山

责任编辑：侯健飞

装帧设计：十亩工作室／裴海斌

责任校对：刘晓京

出版发行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

邮编：100035

电 话：66531659

E-mail: jfwybs @ 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 本：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：260 千字

印 张：18.25

插 页：8

印 数：20000 册

版 次：2006 年 6 月第一版

印 次：2006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33-1928-3/I·1525

定 价：30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，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0. 以一篇旧作开头 / 1
1. 飞向高原 / 5
2. 边走边忆 / 10
3. 爱西藏的男人 / 16
4. 回到拉萨 / 21
5. 空港故事 / 25
6. 爱西藏的女人 / 30
7. 晚宴：将军故事 / 37
8. 高原反应 / 42
9. 出发，从纪念碑下 / 47
10. 从拉萨到山南 / 51
11. 路过冰川 / 57
12. 终于到了错那 / 61
13. 高原，郝政委 / 64
14. 滚进山沟沟 / 67
15. 感觉边境线 / 71
16. 无湖的无名湖 / 75
17. 山中小木屋 / 79
18. 孤岛墨脱 / 82
19. 唇齿相依 / 88
20. 有一种狗叫军犬 / 93
21. 风景这边独好 / 96

目 录

- 22. 格桑花考 / 100
- 23. 大校心事 / 103
- 24. TGD 和 RTB / 107
- 25. 突袭午餐 / 113
- 26. 青山埋忠骨 / 118
- 27. 无言天地间 / 121
- 28. 千山万水传遍 / 127
- 29. 雪山那边 / 132
- 30. 梦里杜鹃 / 137
- 31. 昨日硝烟 / 140
- 32. 高原温泉 / 144
- 33. 军嫂 / 147
- 34. 错那的树 / 152
- 35. 劳动的劳动节 / 156
- 36. 东章对峙 / 159
- 37. 沙盘 / 165
- 38. 将军崖 / 168
- 39. 遭遇车祸 / 172
- 40. 向北, 再向西 / 176
- 41. 与你同行 / 180
- 42. 从藏北门前路过 / 184
- 43. 严酷的冷 / 188

目 录

44. 车啊车 / 192
45. 路啊路 / 196
46. 40年前的爱情 / 203
47. 十八军后代 / 209
48. 八医院 / 215
49. 一个夜晚发生的事 / 219
50. 且歌且行 / 224
51. 岗巴故事 / 228
52. 遥望查果拉 / 231
53. 一个让人内疚的日子 / 236
54. 风雪高原 / 242
55. 军事记者 / 247
56. 走进亚东沟 / 252
57. 亚东往事 / 257
58. 爬雪山 / 263
59. 雪山哨所 / 269
60. 牺牲 / 275
61. 西藏的树 / 279
62. 结束语 / 285

0. 以一篇旧作开头

在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

1

8月，我又去了西藏。

连我自己也很难说清楚，那片土地上究竟是什么在吸引着我。当我从成都那片常年灰暗阴沉的天空下，忽然飞进高原的阳光里，当我走下飞机，一眼看见那片熟悉的蓝天，呼吸到那缕清冷的、却是无比新鲜的空气时，我就知道自己一直在渴望着与它重逢。我忍不住张开整个身心对它说：你好，西藏！

神奇的高原带着一种永恒的苍凉站在我的面前。这苍凉中蕴含着人类难以征服的力量，蕴含着我无法了解和进入的神秘。广袤的天空下，人和土地的比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天空和大地永远在目光的最尽头相逢，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博大和苍凉。

但对于常人来说，这种博大和苍凉常常会令内心产生恐慌。在一次去往日喀则的途中，我们为了拍照，停车在路边。前面，是望不到头的去路；后面，则是望不到头的来路。左右两侧是漫漫的沙砾地，一直延伸到远方那光秃秃的褐色山脉的脚下。目力所及处几乎没有一丝生命的痕迹。因为想找一个好的角度，我无意识中独自远离了汽车和同伴。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猛然回头时，看见汽车正远远地开来。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慌。如果我真的失去了现代文明的依傍，被意外地搁置在这儿，我还能生存下去吗？

这个时候就会感到自己很渺小，渺小到只剩下一个念头，一句感叹。平日里的所有欲望都退后了，生存又成了第一位。在这片土地

上，人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活下去。我因此崇敬那些能够活下去的人，崇敬那些从生下来就被搁置在这儿的人，他们是这片土地上最美的风景。

这个时候还会感到自己的俗处，只能从人的自身出发去思想，没有一种能在大自然面前保持镇静和平衡的精神世界；没有一种能与这自然对应的坚定信仰。

这个时候就很敬重那些独自行走在路上，从偏远的土墙泥屋走向高高山顶的喇嘛寺庙的人们。他们也许衣衫褴褛，也许饥肠辘辘，但他们目标明确，步履沉稳；他们的目光越过人类的头顶直视天边；他们用前半生辛勤劳作；后半生去走朝圣的路。我之所以说“走朝圣的路”而不说“去朝圣”，是因为他们往往死在路上。

所以每每我看见他们独自行走，或一走一匍匐时，心里就会涌起一种敬意和感动，就会问自己：什么是你的朝圣之路？

显然，我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前半生劳作后半生朝圣了，因为我前半生的劳作不是为了朝圣而劳作，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寺庙。也许我将终生在路上茫然地走，又终生无圣可朝。假若我因此没有来世，我能有什么怨言？

但无论怎样，西藏，仍以它的魅力将我吸引，将我诱惑。它让我负重的灵魂得以喘息，让我世俗的身体得以沐浴。

每每行走在渺无人烟、旷达无垠的高原，每每看见旷野中偶尔闪现的绿树和灌木，每每看见牛粪镶嵌在围墙上的藏民院落，每每看见猎猎飘扬在路上、河上、山顶上的五色经幡，甚至每每看见从山上横冲下来漫过公路的泥沙，我都会感到熟悉而又亲切，都会想起那句话：在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，有一个故乡。

是的，西藏，它是我灵魂的故乡。

也许在西藏这片神秘的土地上，自然并不只是个客观存在，而是具有神性和灵魂的人的自然。在这里，与自然的对话，就是与灵魂的对话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每次去高原，都不是一次旅行，而是一次与老朋友的会晤和交谈。

此次临去西藏前，我不巧患了感冒。医生对我说，你最好不要去；同伴也好意劝我留下。连续打了三天大剂量青霉素之后，依然咳嗽不止，我自己也有些想退缩了。但奇怪的是，当我飞进西藏后，感冒竟然好了，很令同伴们惊讶。

我想这就是我与西藏的默契。

但西藏之于我，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？西藏给予我的，究竟是怎样一种启迪？在去了三次西藏之后，我仍然无法言清。也许是永远无法言清。

站在那片高原，我常会觉得自己被放逐了，因此而淡化了生存以外的欲念。人一旦从人的种种欲望中挣脱出来，从种种俗利的淹没中挣脱出来，就会变成自己的主宰。于是，常年穴居在都市的我，感觉到了彻底置身于自然的舒畅。

在这种时候，人的心灵往往会抹去岁月的泥沙，以纯净的声音和自然对话。

记得在去往藏北草原的途中，我一直静静地望着起伏无尽的草原和草原尽头的雪山。山顶很白很硬，山下的草地却很绿很柔和。我久久地注视着，忽然觉得心里有些异样。于是我记起，今天是我那个小外甥女的生日，她六岁了。不知怎么，这件普普通通的事在这一刻想起，竟令我特别的感动。我默默地对着雪山和草原说：我惟一的姐姐，和我一起长大的姐姐，她竟然也有一个六岁的女儿了。生命的延续就是这样的普通，又是这样的神奇而美丽。雪山和草原在那一刻忽然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光亮，仿佛被赋予了生命，仿佛在回应我的心境。我觉得心里一阵阵发热，几乎落下泪来。我知道自己在那一刻与自然融合了，在那一刻与自然有了真诚的对话。

日本画家东山魁夷从北欧归来时，画了许许多多的风景画。这些画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特别，但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它们都是东山魁夷所作。这位著名画家在北欧与他的大自然邂逅，在那片异邦的土地上产生了一种故乡的感觉，因此找到了一片可以与之对话的自然和风景。他为自己和那片风景创造出了馥郁的命运。他把他的灵魂融入

风景，又将这些风景绘制成他的画。

我常常从东山魁夷的北欧风景画中，感受到他对那片风景的情感，这是一种对故乡的情感，它令我倍觉亲切。

一个人可以随时去旅行，但很难随时随地发现故乡。说来我也到过很多的地方，见过很多风景，但真正能令我产生故乡之情的，能一而再，再而三将我诱惑的，惟有西藏。

这一点，在第一次走上高原的时候，我是决没有想到的。

也许这就是缘分。

从西藏归来，忽然之间就淡漠了许多欲望。临走之前的种种念头和怨艾，仿佛都被那高处的风吹走了，只留下一种单纯的感觉。

重新走在纷纷攘攘的都市，重新见到一张张熟面孔，重新听到一些熟识的和生涩的消息，令我感到我被甩出原生活轨道的这段时间，这里是多么的热闹而又丰盛。

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轨迹上，又夹在了走时看的那本书中间。

一切依旧。

西藏给予我的启示，似乎无法带出西藏。它超重，超大，以致使我无法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份财产带在身边，只能经常攀上去，感受它，然后搁下它。

它如同故乡一样无法携带啊。但它的气息已随我而来，我会在很长一段日子里嗅着它的气息而生活，抵御都市对我的中伤。待到它的气息渐渐弱小时，我会再次登上与它邂逅的旅途，一次又一次。

赫尔曼·黑塞曾经说过：“……乡土、血统和祖先的语言并非一切的一切，在世界上还有超出这一切的东西，那就是人类。这世间有一种使我们一再惊奇而且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可能性：在最遥远、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，并对那些似乎极隐秘和最难接近的东西产生热爱。”

这就是我与西藏的缘分。

一次邂逅，竟成永远。

1992年秋·成都

1. 飞向高原

飞机很大，是空客 340。我习惯坐靠走道的位置，阿岩就坐在了里面。阿岩像个小妹那样谦让我，我也就受了。我们俩都穿上了厚毛衣和棉毛裤，尽管那一天成都的姑娘都穿着衬衣甚至裙子，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在把自己包裹起来。阿岩从广州来，差异更大。但她那双漆黑的眼里，闪着的全是兴奋和快乐。我不知阿岩看到我目光里有什么。我想一定也有兴奋，另外还有一小点不安。我总是这样。

这是我第 10 次进藏了，但飞向拉萨，是第 7 次。因为 10 次中有 3 次我是坐车进去的：其中川藏线 2 次，青藏线 1 次。

环顾四周，有不少外国游客，成群结伙的。内地游客也不少。这个时期，正是西藏热闹的时候。接近立夏，气候已经比较宜人。何况来之前看电视上的报道，中国正在重新测量珠峰的海拔高度，我估计有不少人是冲那个去的。办登记手续时，我看见很多人除了大包小包外，还有长长的行囊，看上去像帐篷，显然是打算住宿野外的。是啊，有几个到西藏去的，是打算老老实实住饭店逛公园的呢？多数人的眼里都和阿岩一样，闪着兴奋的光芒。

我忽然想，飞西藏的飞机，无论人再多都不会超重的，因为大家的心都已经先期飞走了，飞上了高原。

不过我敢断言，像我和阿岩这样去西藏走边防的，这架飞机上没有第三人了。

我们是受 C 大校的邀请去走边防的。

一周前 C 大校来成都开会，跟我说，五一期间我要带工作组下边防，你想不想一起去？

这是他第三次邀请我了。我曾跟他说我还想去西藏边防跑跑，让

他遇到合适的机会叫我。可前两次他叫我我都没去成，一次是儿子要考试，我自认为有责任守着他；另一次是任务太艰巨，我自认为会受不了。为儿子那次很难说是否正确，因为儿子对我为他所做的一切还不领情；怕自己受不了那次却是十分正确的。因为那一次，C大校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边境地区骑马加步行走了12天，身体受到“重创”：回来后躺倒整整三天，粒米难进，一次性瘦了8斤。他原本像个铁塔一样啊。我那次若是跟他去了，创伤还不得加上几倍？竹竿还不得变成火柴棍儿？我对我自己的身体还是有客观认识的。

这一次，C大校告诉我要去的两个方向，全都通车。其中错那方向是我一直想去而没去过的，于是我痛快地答应了。儿子已去了异国他乡，五一假期我若不利用起来，也会糊里糊涂过去。几乎没有任何理由不去。我给阿岩打电话邀她同行，她毫不犹豫地响应。阿岩是广州军区的年轻导演，自去年8月首次进藏后，她就热情而又坚定地爱上了西藏。短短10个月里已经三进西藏了。

C大校开完会先进去了。走时说，你们25日进来，我接上你们就一起下去。

我们说，好的，我们25日进来。

这里需要解释三个名词：1. 进去，即去西藏；2. 出去，即离开西藏（好像西藏是一间大屋子似的，由我们进进出出）；3. 下去，即去边境地区（哪怕此边防在海拔很高很高的山顶上）。

走的头天晚上，C大校来电话问，怎么样，不会有变了吧？我说当然不会。我们明天一早就进来。他说，那好，明天见。

我想我也是变卦太多，弄得他对我没有信任感了。

其实去西藏，在我来说永远都是愿意的。面对西藏我就像面对一个渴望终生厮守的人，只等着神父问：你愿意吗？我好赶紧回答说，我愿意。只是以我一贯的性格，不敢随心所欲，内心的渴望总被小心地掩饰着罢了。

我曾和朋友说，我第一次进藏就已经30岁了，而且有了一个两岁的儿子，否则我会申请调进西藏工作的。至少10年。我喜欢那个



藏北，念青唐古拉（2005年5月摄于羊八井）

地方，喜欢那里透彻的阳光，晴朗的天空，绵延的雪山，博大的静谧，深远的神秘。这一切的一切，在我客居的成都，是一样都没有的。

虽然专家们都说成都是个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，它的海拔，它的年平均气温，它的植被，它的水质，它与雪山的距离，等等，都非常符合人类生存的条件。可是有一点专家们没有考虑，即住在那里的人的心情。由于常年多云，成都很难见到太阳。住在一个总是阴沉沉的地方，即便自来水里流着牛奶，你也很难神清气爽。以我看，心情不爽，比之其他因素更影响健康。

好，不说成都的坏话了。公正地说，成都也是一个好地方。我只是想说，即使如成都这么好，也不及西藏更让我喜欢。如果我说我和西藏相见恨晚，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。只是很多人都这样说了，我不再说。我只跟我自己说，我只跟我自己后悔。

至今我也不甚清楚，西藏为何对人们有如此大的吸引力，令如此多的男男女女着迷。

其实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文字描述西藏：它位于中国西部，北纬26度50分至36度53分，东经78度25分至99度06分，它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，境内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有50多座，其中8000米以上的有11座。气候寒冷、气压低、空气稀薄，与印度、尼

泊尔、锡金、不丹和克什米尔接壤。素有“世界屋脊”之称。

但凡是去过西藏的人，没有一个会用这样的文字去概括它。他们会搜尽所有美好的词汇形容它，再搜尽所有热情的词汇表达对它的爱。我从与人们的交谈中，从一些散文随笔中，从网上网友们的聊天中，从行走途中的耳濡目染，都能深切地体会到人们对西藏的那份儿热爱。尤其是近几年，随着旅游的升温，西藏已经不是热，而是烫了。人们说到西藏，总喜欢用“向往”这个词，或者“梦想”这个词，令西藏之旅在尚未启程时，就已胀满浪漫和激情。

而且，人们在走进西藏后，都会变得纯净，善良，坚强，变得感情丰富，变得浪漫。困顿的生命也会在那一刻挣脱束缚，自由灿烂地绽放。高原的神奇不是反映在人们的眼里，而是反映在人们的血液里、心灵里。

我还发现，真的喜欢西藏的人，是不用言语的，而是用行动，就是说，他会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去。不似别的地方，去过了，说两句赞美的话就了了。西藏会让人产生难以割舍的爱。

这真的很特别。我虽然去了多次，也没想清楚这个问题。连我自己到底为什么喜欢西藏，也不甚清晰。我只是觉得，那里令我感到亲切，那里令我安宁，那里有一种熟悉的气息环绕着我，让我有回到故乡的感觉。每次离开那里回到原处，总有很长一段时间会无所适从。

那个离太阳最近的地方，那个有雪山有森林有大江大河的地方，那个天荒地老日月同辉的地方，真的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灵魂故乡吗？我不敢确定。

我只知道，西藏，与我的梦境相吻合。

虽然是第10次进藏，也依然兴奋。也依然惶惶不安。

四五天前我就开始收拾东西。这是我的习惯，把箱子打开，想起一样往里丢一样，箱子一天天满起来，我的不安却怎么也放不进去，只能随身揣着。不过这种不安除了我自己，谁也看不出来。

知道的朋友说，又要去西藏？或者说，怎么又去西藏啊？

如果一个人到北京10次以上，或者到上海10次以上，甚至出国

10 次以上，是没有人会奇怪的，但去西藏，总让人好奇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一般不跟人说我要进藏。回来了再说。

尤其不能和我的父母说。

我的父母都已经 80 岁了。这样一个年龄，是该万事不管，万事不操心的年龄。管好自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但他们总是操心我，我若天天呆在成都没事，就算了；若出门，尤其是去西藏，他们不可能不牵肠挂肚。所以我总是先进去后报告，或者不报告。

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们家里装了电话后，我就每周和父母通一次电话，告诉他们我这里一切都好。然后听听他们的声音，从他们的声音里判断他们身体是否好，心情是否好。已经十几年了。这个电话看上去普普通通，对我和我的父母来说都非常重要。我若是没按时打过去（每周六上午），他们会打过来。我若打过去没人接，也会惶惶不安，直到找到他们为止。出发那天是星期天，我头天刚打过电话，所以心里很踏实。

去年走川藏线，出了车祸。我就一直没跟他们说，回到成都也没说。心想何必呢，反正也没大事。后来我写的长篇散文《遥遥远的路》发表，他们看到了才知道。还是感到后怕。我安慰母亲说，我是个福将，不会有事的。母亲说，还是不要去了吧。

“还是不要去了吧。”我每次从西藏回来，母亲都会这么说。可她心里也明白，我不会听话的，我还是会去的。连我的儿子，也从小对我去西藏习以为常。记得我第一次进藏，出来时晚了好几天。两岁的儿子问我，你为什么没按时回来啊？我跟他解释，买不到机票。他说，你不是说西藏是世界上最高的地方吗？你为什么不背着降落伞从上面跳下来？

我乐了，不知如何回答他。后来他大了，我再去西藏，打电话的时候他会像个大人似的问我：你那里路况好吗？今天，我再从西藏回来，通过越洋电话跟儿子说起，儿子就说，等我假期回来，我也要去西藏。

儿子是在我的一次次西藏之行中长大的。

我自己，也在一次次的西藏之行中成长。

2. 边走边忆

第一次进藏，是1989年。一个对中国人非常特殊的年份。当时拉萨正流行着一首歌，叫《昨天的太阳》。你走过茫茫雪原/没有悲伤没有欢乐也没有眷恋/这一天，总要来临/噢昨天的太阳，属于昨天/今天的日子有一个，崭新的容颜……

本来曲调有些忧伤，可因为八廓街所有的商店都在播放，而且都跟高音喇叭一样响亮，就弄成热闹的曲子了。但不知怎么，我听着还是难过，一种无法言说的悒郁。我们曾跟着哼唱，还让当时陪同我们的西藏军区创作室主任薛晓康帮我们找歌词。好像找到了，我还抄过。可现在却怎么也找不到了，只能凭记忆记住这么几句歌词。是谁写的词谁谱的曲，一无所知。但它是我第一次进藏的背景音乐。想起那一次，就会想起这个歌儿。

进去时，是夏天。那场风波刚过，气氛还有些异常。而且就在那一年，班禅大师去世了，对西藏人民来说，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。那时我还意识不到，只感觉进出机场安检时，检查得挺严。我与云南省军区女作家花晓平同行，大约一周后，加入了《昆仑》杂志的编辑海波。我去组稿，他们二人去采风。

当时的我，对西藏一无所知，谈不上害怕，也谈不上向往。只是因工作而去。在8月的好天气里，我一点儿高原反应也没有，当然也没有激动和兴奋。懵懵懂懂的，就和西藏相遇了。我跟西藏好像老朋友似的，没有彼此客套，他淡淡地跟我说，来啦？我说，来了。

在拉萨，我们和普通游客一样去了八廓街，大昭寺，朝拜了布达拉宫。去布达拉宫，还是在马丽华和西藏自治区一位姓黄的剧作家的老师陪同下。黄老师给我们做了些讲解。印象中游客不太多，门票也

很便宜。不似现在，门票上升到 100 元了，游客依然猛增，每天必须控制门票的出售数量才行，否则就无法保护好这个珍贵的宫殿了。

记得那时我还借了辆自行车，在拉萨街头骑行，买东西，转悠，好像拉萨是成都。我在拉萨的商店里，买了许多没有染色的本白纯羊毛毛线，用来织围巾。那个毛线，是上海在西藏林芝援建的毛纺厂生产的，算是西藏的本地工业产品了。我白天出去跑，晚上在招待所织毛线，反正也没电视看。我住的地方，叫西藏军区政治部边防军人接待站，很简陋，公用厕所，公用水龙头。但我喜欢，院子里有好多苹果树，树下开满了花，一种随处可见，但叫不出名字的花，花朵薄如蝉翼，花茎细长柔韧，花色有粉的、白的、紫的，风吹过时，涌起缤纷的浪花。我一走进那个院子，就觉得亲切。

我和拉萨，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陌生感。

当然，拉萨不是成都。那时的拉萨街头，成群的狗，较少的人。那些狗很自在很悠闲地在街上溜达，或成群地趴在商店门口晒太阳，对过往行人视而不见。如城市的主人。除了八廓街，其余的街道都冷冷清清。不多的几家商店，门口挂着厚厚的帘子，撩开帘子进去，灯光黯淡，货架上落满了灰，摆着些陈旧的商品，比如水果罐头、饼干，还有胶鞋手电筒什么的。几乎没有顾客。

可惜我没在拉萨街上拍几张照片，否则与现在一对比，会很有意思的。我没有记录历史的意识。现在，只能靠脑袋来回忆了。而人的记忆，是不大可靠的东西，会下意识地筛选的。我尽可能真实吧。

在拉萨呆了几天，我完成了组稿任务，便与花晓平一起，跟着西藏军区文工团到了藏北那曲。文工团去军分区慰问演出，我们去草原看一年一度的赛马节。

每年的 8 月初，藏北都要举行赛马节，很热闹，很隆重。牧民们拖家带口，背着帐篷以及所有生活用品，还有吃的喝的，全部聚集到这里。一顶顶五彩缤纷的帐篷花儿一样开满草原。很多牧民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甚至还有从青海来的。有的坐牛马来，也有的坐卡车来。据说他们要在这里玩儿上一个月，奖励自己一年来的辛劳和收